



虎邱山志總序不分卷存凡五十二卷為文五十七篇大正二年初印為成弘刻

永樂楊士奇止

春間采古淵主人因坊屋重建整理叢殘卷頁只為卷乘刻

刻

始訂鉅值持信久之多人閱律秋八月初六日余在聊中偶抽白之見者年



陽氏珍藏去方朱記書為執去舊物而中鈔補缺葉肢文乃黃

葉翁晚年手筆主人未之知也亟換以歸不意狂喜益士祀遂成

為入新芸旋懼淫劫湔毀毫釐亦中血痕斑斑可證為日慘狀集

外之見吳郡文粹去七篇葉翁為首印據鈔為有未盡補者雖葉

翁亦無能為力足知奇秘矣 丁氏書來云家藏吳志有述古卷

影寫本虎邱山志一卷文似三卷題郡人王廣撰鄉貢進士邑後學子如印

重輯故以仁軒事邑人謝縉未知其詳也子老感劉輝入梓前智王

寅辰序成化丙午進士吳郭武庫清吏之子郡人侯源重輯序是合

劉輝自序於山泉之繪製已平山文及前朝詩明代詩各為一序此或

即其中少理又一篇之殘缺未藏於京國玉館一時未克印證

又蓋免哨帆橫舞本多日有虎印山志而卷五冊注明明秀郡王京探如

昂至勝明成化刻本有華光為跋諸士禮於鈔補瀾葉三紙絕精

四卷與五卷不同其抄本自出而此本鈔補全華光為跋三最為近

望而質法學不先也而刻者年確化劫灰亦後此本卷五一刻六

以年遠不能現德德之志你舊刻鈔補為華光為跋真蹟誠者自能

辨焉 竊曰余素任英賦好是四世偽英王書梓維教寶此二編直不香

出清殘廢而已也庚午中秋殷象草於平之初研燕

陸其甚佳佳趣亦未月三葉虎印誌瀾集一卷注以兩年長州合考

我劉輝修刻據此知王京原稿與述在卷五抄本同而陸氏是錄之時

何處不可憶更斯創亂錯余為三想信了這碑山志最在刊本

席止志總集單刻本不知何人所輯自宋元訖明正統止

以修塔記有經始於正統丁巳又藏經閣記亦云護送藏典嘗正統之

戊辰正月是此刻在成弘間也諸字著錄有王京撰席止山志為昂所

重輯本成化丙午授梓云志一卷文詩三卷余未見此本僅藏原照

丙辰間太倉碩伊人潘重修本首載王京一序又徐保劉輝二序又方曆

間文聲社一序始知王仲光手輯志州初未成也實若昂所輯成者是

山志觀成於成化此總集為志中之一卷也蓋不可知惟叙錄頗喜

次序其文大半見於原志其原志所增者則成化以後文字乃文聲社氏重

情增輯者也開卷為苑而兩補筆致顯然其所補之第四卷末多出

四字別以右半葉第一行多寫二字九行十第九行又少寫一字而第三行知軍

事下脫寫一巨字故致不相銜接耳十五葉後凡脫十六十七兩葉苑為補十六

景之卷三行其後曰無題而止其十七景之末一行則余考厥志補題
未免後貂之消矣

殷尔先生出此見示歎為秘藉目眩眩之如此矣百有君年碧石記



虎丘

集

文

虎丘雲巖寺記

夫元黃判質肇自于太極融結辨位式分於方
域凡鍾靈秀之氣者為勝異之壤圖誌具載言
不可已姑蘇乃吳會劇部茂苑名封川塗富閭
越之衝分火應斗牛之宿膏田多稼歲儲以之



景之三行其後曰無題而止其十七景之末一行則余考證志補題
未免殘缺之消矣

殷承先生出此見示歎為秘籍目暇攷之以此癸酉六月序碧記



虎丘志總集

文

虎丘雲巖寺記

夫元黃判質肇自太極融結辨位式分於方
域凡鍾靈秀之氣悉為勝異之壤圖誌具載言
不可已姑蘇乃吳會劇部茂苑名封川塗當閩
越之衝分次應斗牛之宿膏田多稼歲儲以之
流衍雲屋比居風俗于焉富庶俯重湖之縹緲
煙景何窮睇百城之紆餘金刹相望虎丘山者



按吳地記云本名海涌山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一十丈越絕書曰吳王闔閭塚在吳縣閭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瀕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魚腸二千在焉發卒六十萬人治之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有茲號又世說云秦皇帝曰遊海者自滬瀆經此山乃欲發墳取寶忽有白虎出而拒之始皇挺劍刺虎虎奔而隱曰改為虎丘焉故上有劍池或曰秦皇試

劍池亦謂之磨劍池今則長十有三丈闊餘三尋其深則莫可測矣古詩云劍池無底浸雲根又云沉沉劍池水直上連滄溟後以唐祖廟諱更為武丘云其山又有響師虎泉陸羽茶井真娘墓生公臺石壁現其鬼詩林逕回其仙馭詭異之迹莫可悉述雲巖寺即晉王氏伯仲珣珉捨別業以創焉始於一山中分兩寺故顏魯公詩云不到東山寺今五十春今則合而為一先是至道中造法貳鄉觀公庠改為禪刹延清

順尊者演法主之彼美招提實為絕境粉垣回
繚外莫覩其崇巒松門鬱深中迥藏於嘉致故
前賢詩云老僧祇怕山移去日莫先教鎖寺門
又云宿雲侵曉去不待寺門開若乃層軒翼飛
上出雲霓華殿山屹旁礙星日景物清暉寮宇
岑寂千年之鶴多集四照之花競拆垂組縹纓
之彥靡不登臨達心了義之人終焉宴息允所
謂浙右之壯觀天下之靈跡者矣其有古高僧
之行樂諸名公之詠題編錄盡存莫難備敘禪

師用慈道行明潔智懷淵廓自招提宗唱克奉
神君屢飛翰於雲鸞祈鏤文於金石愧先聖之
嘆輒成章於狂斐敷頭陀之碑聊寓言於髣髴
云爾時天聖二年歲次甲子六月二十八日翰
林侍讀學士中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同知
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護軍瑯琊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
王隨記

真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光宅天下二十
有五年武威夷裔文經覆載禮修樂侈刑平政
一天地並况震于珍物乃東登泰山降禪社首
西奠汾睢南遊苦縣典章人物輝灼方夏飛昇
騰實倬越古今天縱將聖典學時敏百斤中程
七行俱下詳延英俊寢尋經藝披編日仄點翰
宵分帝庸賡歌道諧筌宰聖有謨訓義光簡冊
休于萬麓留神小學三元秉煥八象流景丞相
臣謂臣拯相與文雅侍從之臣發瑤笈披瓊蘊

編第爲集凡三百卷請從刊摹以傳永久制曰
可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續
慶基接神統孝善繼志功能昭前思先皇帝馨
德茂烈巍巍郁郁聖言睿藻雲章日麗非書之
黃素縉以文錦簡於玉匣藏在石室則何以比
隆六籍昭厥萬祀於是司空上輿地之志職方
辨九山之物分道遣使咸錫其副則吳郡之虎
丘存焉茲山據姑蘇之右地負乾陽之勝勢叢
生萬石崛起平臯講席坦乎千人劔泉呀其百

尺松篁總翠煙嵐宜有神物舍於寶坊前此守土臣
寔臣度初基尊奉即山而宇寒暑再離風雨無
賴景祐四年冬十月知軍事堂始大前構徹故
以新奏取郡民絕籍而財入縣官者錢一百七
十萬以售工材移通判軍州事臣宋卿經始慮
素程工董役肇日短昂訖於馬見更五甲子閏
成亡慮費竹木章介八百役夫兵手指二十二
萬不出帑一金不調里一民民不知役而渠屋
彌望凡為巾櫛韞覆之物皆稱閭而其疏栴

而具齊在和理堅緻藻楮文說光彩眩轉
重檐四迴陽景不曜飛陛橫出喬林在下熏厨
凝香而負員顛髹奩含輝而摩豁偉我麗乎茲可
以壯龜龍之負載倬靈漢之昭明者已先是永
熙宸翰九軸帝書一品垂貴岫幌彌歷年所先
朝寶跗入石冊六十二分輝奎曲并集為賜今
皇帝飛雲灑妙黑本三十重光祖武嗣有恩頌
至是落成並置其上三聖繼統昭明游藝若五
辰二曜珠連璧合雖克文禹律昌作武述何以

過此惟堂以直清通敏行已從政忠而愛君不以遠邇惟宗卿方嚴肅給裕民急吏勤以辦事順成休績斯書斯閣斯人之賴臣清臣嘗為史官記天子言動持使者符節得按察郡縣觀聖文臨下之赫與守臣嚴上之恭敢書始事銘于樂石詞曰天有文華日星地有文秀崑崙聖有文垂典經粵宗二宗功邁德隆天律有融我皇定保繩武祖考筆墨精妙大人繼明三后重英儀鄰宣精香籤寶帙金匱石室四方馳驅吳治

長洲上當斗牛其鎮武丘茂林脩竹龍蟠虎伏其地惟福直有真文乃聖乃神撫臨其人守目推忠結宇再重與山比崇猗金簡有字韜于委羽惟道家主臧訂諸蓬渚亶群玉之山上符冊府天為大宋是則少化成世無極山斯朽石斯泐飛閣祕書時萬時億景祐五年十月七日兩浙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提點市舶司本路勸農使及管勾茶鹽茶稅朝奉郎守太常丞直史館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葉清臣撰

大藏記

吳郡山水秀麗虎丘號勝處世傳闍闍葬此地
氣騰出秦皇使人求劍虎存其上因以名焉晉
三珣與弟珉宅石澗之東西已而捨興佛刹本
朝至道中革律為禪紹興八年余謫居零陵住
持宗達以書抵余曰我與紹隆同嗣法于圓悟
禪師實繼掃灑隆嘗建立轉輪大藏效彌勒示
現禮製旒軸于中負戴其上規摹其偉僧法觀
一古心悟為之勸邦人李方高次弟翰材方議

築隆適告寂我不敢以勝事難集為解夙夜
策力益勵精誠再閱寒暑工績俯就平高益下
棟宇翼如琅函貝葉輝燦焜耀信士鄒珉目規
口嘆盡捐所有獨力莊嚴於我法中為大緣事
敢以請記且當天下無事時當世名儒間以財
為病矧兵革迭興軍儲或匱勤役費用理容未
安然我嘗思之夷狄之變其來有事因欲生愛
因愛生貪因貪生忿欲愛貪忿是謂無明展轉
交攻激為鬪亂怨深禍結殆不偶然我佛以清

淨立教使人回心歸善一念儻正和氣自生其
於教化似非小補是以有請而無愧余聞佛為
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種種譬喻發明空理
丁寧反復務息塵勞現大光明饒益照耀妙用
神通不可思議古人拍禱之意蓋病夫不知虛
靜修己區區致恭以佞之也又病夫落髮披緇
之徒易浸以溢流宕南畝其教可輕疵哉將見
斯歲之成觀相增信由信趨善宿習遇轉真證
圓通下弟和睦之心油然而起宜勤守護用永

其傳歲始建於紹興丁巳春正月至冬十一月
告成復授資政殿大學士左宣奉大夫福建路
安撫使兼知福州張浚為之記

陳公樓記

隆興二年四月己未敷文陳公自天府易鎮吳
興憇于蘇臺憚煩人事避暑虎丘寺之衆無慮
數十百人庖福之供日取水劔池當赫炎之時
貧者登降百級喘汗力屈不暇息有公惻然念
之乃捐金錢二十萬俾初樓其上為井給以便

汲寺僧承公之美意度材鳩工不日而成以陳
公名之要與此山俱傳不朽豈非仁人之利哉
士君子志於道一念一慮之間未嘗不以濟人
利物為己任初無大小之異推是心以往則知公
剖符四郡持節兩道護民之勞所施者博
幕不特為茲設也池泉清而甘不為旱乾水
溢而增損其樓縣跨兩崖瞰臨九仞登之者聳
然魄動如歷雲棧之險尚慮歲月寢久震凌所
侵藤蔓穿弊車極之統斷榦期後人加護增葺

無諱有永庶無負公之志矧茲名利誠古道場
禪河在旁許三獸渡化城不遠繞一牛鳴寶閣
萬椽宸奎嶽鎮玉車千乘仗躡天臨其勝繁輝
觀視他處為不足道住持廣彥真歇大禪師之
嗣子且公之里人也余先君與真歇為世外交
識師舊美一日來告願紀翔樓之由於是嘉其
意而為書八月丙子右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
觀王院記

千頃雲記

虎阜為吳會絕景幽岩曲沼佳木盤石之環麗
娟秀悉在寺前劔池鏡山腹以出清泉在寺中
寺眦山勢為高下廣表規置不能平直而梯空
駕虛俯仰避就各有態度丈室盡山之背一目
千里以故遐披遠眺空濛浩渺之趣迺在寺後
中為致爽閣灌木蔽虧日不得騁少東可十步
前無翳翳望眼始逸屋圯陋弗稱今住山古唯
師撤而堂之前為軒居東面以延納空翠收拾
平遠然後畦疇畝之交錯
遙岑平湖之隱

見出沒風帆陸車樵歌漁唱之斷續款乃千古
塵迹盛衰興亡滄滄寂寞可悲而不可繪可繪
而不可言者莫不悠然翼然於几席之上使騷
人墨客登高能賦之士低徊感慨竟日徙倚而
不能去也既成摘坡翁千頃雲之句扁焉性存
亦來遊而問義師曰宇宙之間人物之衆榮枯
生滅之相饒盈虛消息之相禪亦猶夫雲之一
聚一散而不可常也以名吾軒使來者悟此觀
之本空世諦之非有劃然省覺以求吾常住不

壞之實體不與形器俱存亡者其庶幾乎性存
子軒然笑曰師贅矣乍有忽無者雲也而雲未
嘗盡脩成脩改者世也而世未嘗窮以至天地
日月子之教以為劫至皆壞吾意有形雖有數
而天地日月無終息也昭昭矣謂雲為有謂世
為真是之為縛謂雲為無謂世為幻是之為脫
臧與穀俱亡羊也尹與僕俱昔夢也且翁有言
自其變者觀之天地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觀
之物與我皆無盡吾則不變者不能一瞬變則

長上古而不老子知靈則知易知道矣吾不學
佛以吾意言之云爾師曰善哉子之言莊周不
如願受而歲之為記古田名德座天台入宗通
眼正其主虎丘百廢具舉景物為一新云成淳
九年正月三日性存子家之巽記并書

石像大士記

有聖人焉得大圓通能以善應妙行不拘一方
而隨感示現無作妙力不遺一物而自在成就
夫何故本如來歲真音聞體如水中月遍一切

處觀音大士化導無礙本有如是故佛與辟支
聲聞等身隨其得度而為說法人與非人險難
諸境隨其恐怖而施無畏則妙相示現妙力成
就可思議我吳興臧達少侍親嘉禾以療疾常
齋茹誦觀音夢白衣人鍼其耳疾遂愈達善丹
青弟寧事鏡刻目願以觀音像于石且首欲繪
相為法不敢以意取而祈以夢證心思頗勤十
年如是也一夕夢觀音行道之相及覺能追之
故臧氏所傳吳人以為應夢觀音焉達慶曆丙

戌自秀如杭復來蘇募衆立像往返經畫二十
年晚得鍾離智先者助焉凡舉大緣無能為之
資則誘募必以衆力達窶且冥助獨其心至誠
終始不倦雖道途之久羈旅之困世情之艱難
人不堪其憂達晏如也吳俗樂善好施視達所
為孰不散所有以為助積日月之施足以成其
志因訪太湖之洞庭得石尋餘至潤而金聲寧
像之唯相之肖其珪冠纓服圓容麗質世人皆
能為獨行道之相夢感心得如有所授而不自

知雖大巧在前其能毫髮加損耶若厦屋以為憚
幪欄楯以為防限大小之材備締構者皆以良
石熙寧癸丑得地于蘇州虎丘劔池之西南明
年九月朔立宇置像隨各就緒又得時公卿大
夫觀音經墨妙終卷僅百數勒之石壁以永其
傳斯時之盛事也且靈明虛寂無相可取上機
喻焉中下蔽蒙隨其流轉不以相示之則不信
不以善導之則不入此西方聖人於有為中隨
所建立或具以威儀而有名相飾以莊嚴而為

功德皆以漸次使之信入而已世之佛像其土
木瓦甃金碧丹腹取於所募甚衆而所積且勤
然成非其材寓非其地一失經始則弊不旋踵
斯石巖之湖津融結成就浸漬凜雪其體堅其
質粹而成之得其材飛甍峻宇喬松絕嶺青蘿
白雲氣象洒落叢林之冠而寓之得其地則創
制之美具於此足以副聖相感通之意在物
所謂供養承事依歸瞻仰者愈久而不厭其利
可勝計哉夫即相論道而道不異相即方丈之

室尋尺之像華嚴之道場普門之法身於是乎
在以至大千亦復如是何適而非真耶元祐丙
寅季春初吉日徐恪記 住山慧先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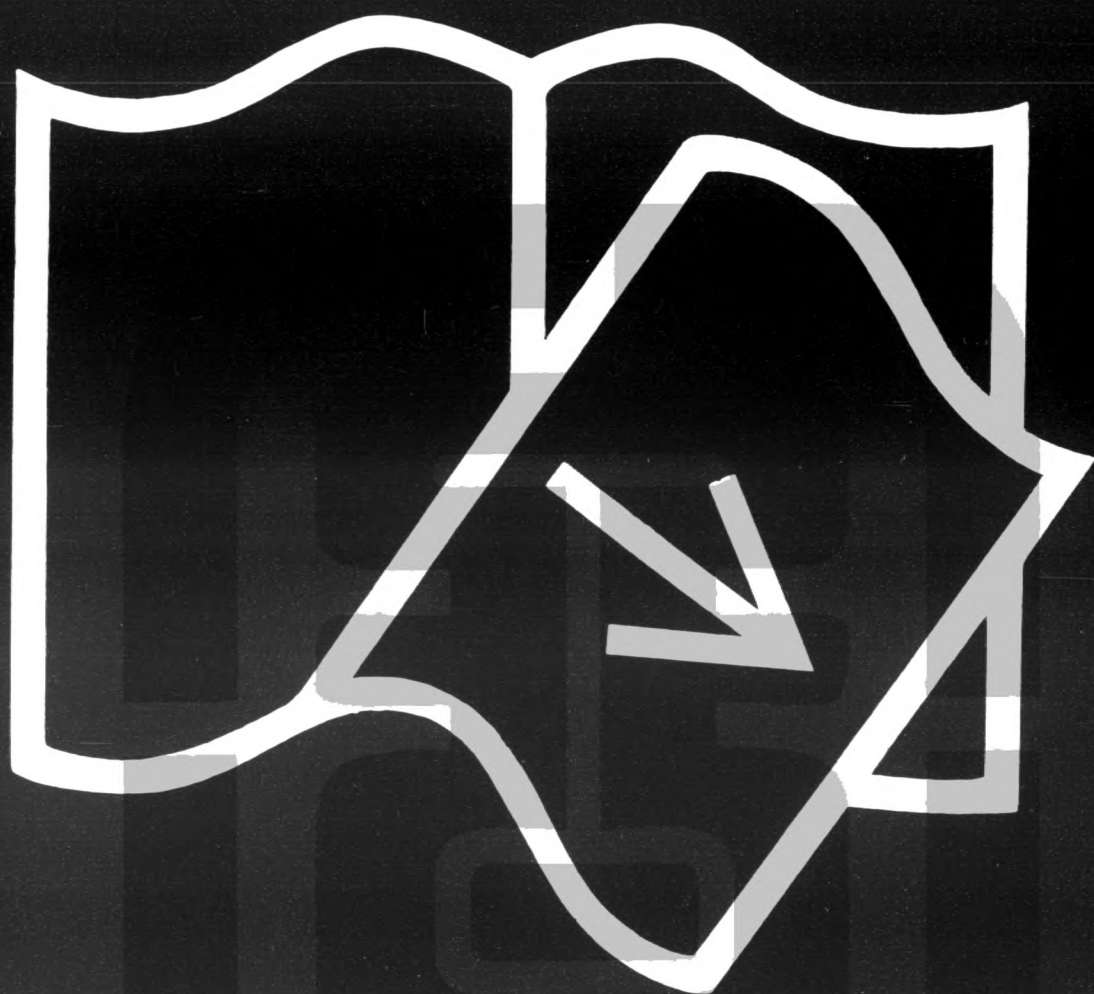
水陸堂記

自吳西門出並城以北十里而近有山孤峙於
平田中無有重複綿亘之勢而盤積巨石撐突
巖峯轉步幽險若在衡廬深宵處中如劈華絕
壁劃然湛廬之洲下臨無極即之危懸若墜而
稽此虎丘之名聞天下雄勝次當東南二三殆

有神明之所扶持哉故大士說法頑礦至於領
首山鬼留詠岩穴為之生悲惟景勝地靈結為
佛廬精嚴冠它刹釋氏有教施及杳冥宜其徒
號為水陸環浮圖比比是為四方所歸嚮獨盛
者亦莫虎丘若也宜有道場廣博嚴淨然寺之
屋其巔不能備衆事所謂水陸之供僅列
廡下卑隘不稱威儀前後領徒雖巨擘咸弗克
究度今傳法者定慧圓明禪師廣彥始至籌室
即慨然有興作意且道行為衆所仰乃有信女

張氏法濟欲成夫薛贊之志命其二子曰澄曰
汚捐貲率諸家捲七百餘萬有僧義才運其智
巧累石崇基剏營大厦架壑為梁結樓翬飛直
小吳軒相對如翼鳩工於乾道乙酉之冬役不
逾月藻繪金碧如幻如化既落成又增置田半
頃永為祠闡歲給蘭膏蒲塞之助凡城邑聚落
與夫舟車衝衝見聞喜躍輦財為供輻湊沓來
想其清夜沉寂太虛沈寥鈴鐸振響梵唄摩空
山川草木為之肅然而况三乘十類有情無間

來下地湧沉幽法力一加普徧蒙益諸法
施中此施無上諸莊嚴中此為最勝彥以一方
便成就二種因乃移書屬隨順居士范成象為
之記成象嘗讀華嚴經見諸佛用心得水陸起
教之源有曰佛住甚深真法性寂然無相同虛
空而為第一實義中示現種種所行事此如來
以大事出現知諸法差別相住無為開此施門
利益一切也又曰菩薩善知權實雙行道雖以
相好莊嚴其身而示受醜陋貧賤之形常積集



P16 ~ P17

衆善無諸過惡而現生地獄畜生餓鬼此面然
大士所以隱其福德假諸惡道以應緣闡教也
又曰位於涅槃而示現生死究竟寂滅而現起
煩惱此慶喜尊者所以內懷智慧外示悲憂以
新哀顯化也此一大教聖賢如是周遮建立於
世間法決非小補受付囑者宜如何哉此定慧
圓明傳佛祖印而下礙垂手以有為法興建佛
事也嗚呼善哉先佛以誓願為衆生故此法會
不斷滅後人以慈悲同一契故此法會常相續

自佛學行於中土法幢所建必天下之名山莫
不侈為寶構華居以宅夫形勝蓋以表靈山之
未散作大衆之依怙俾來者覩相而生信也丹
青土木之事雖若涉於有為而事之與理不相
留礙推理而適於事清淨覺地即大伽藍混事
而歸於理積土聚沙皆以成佛一切世間成住
壞空之相固未有出乎心境之外者苟非乘方
便力遊戲如幻安能具大莊嚴為無上之勝因
也哉吳郡西北有山曰虎丘或謂之海涌峯有

大招提曰雲巖寺山之得名寺之初立悉見于
圖誌山則吳王遺蛻之所託秦皇轡跡之所屆
劔池及試劔石存焉寺則晉王氏昆弟司徒珣
司空珉所施之別業生公講堂處點頭石十人
坐在焉宋至道中始以寺為禪刹皇祐初又更
為十方住持紹興間長老北丘隆公以圓悟
嫡子坐鎮茲山法席鼎盛東南大叢林號為五
山十刹者虎丘遂居其一大慧以法門兄弟相
依最久繙經有室容聲儼然繼以雪庭瞻堂松

源咲翁諸宿德唱道其中而宗風愈振纂承其
緒代不乏人而支傾植仆日不暇給際今昌辰
尊崇象教猶或失於因循未克大起其廢重紀
至元之四年行宣政院以慧燈圓照禪師普明
嗣領寺事至則裝飾佛菩薩阿羅漢執金剛神
像造文殊普賢觀世音三大士繕治舍利之塔
經律論之藏範美銅為鉅鍾視棟宇之摧墮蠹
蝨者或曰或革百後並舉大佛殿千佛閣三大
士殿藏院僧堂庫司三門兩廡古木寒泉劔池

華雨諸亭則其舊祖塔衆寮倉庖廡福宴休
之平遠堂遊眺之小吳軒山之前為重門則改
建使一新環寺為渠六千餘尺陁於客土水過
弗行則疏瀹之凡其費一出於經用之羨財而
集衆施以助其不給方謀石築隄屬于城闈以
復唐刺史白公故迹未及庀工禪師遷主本郡
之承天能仁禪寺變序其成績來取文以記焉
禪師材周而智圓達理事之二觀一切法皆
佛法未嘗於一法中妄計無為有為而生欣厭

故其經度指授久而弗懈閱七年如一日宜有
以于成而不愆于也前作後述是在來者
可無以告之使勿墜其已成之業而益廣其所
為之志乎記為興造而作山川靈異風物之美
著于前賢紀詠者此不復出禪師族松江曹義
說法嗣晦機和尚於大慧為五世孫於隆公為
五世從孫云至正六年冬十月甲子中順大夫
祕書少監致仕黃潛撰并書太中大夫禮書知
秦不華篆額

臨濟正傳虎丘隆禪師碑

菩提達磨壁觀少室斥相指心號曰禪宗五傳
而至曹溪逮今幾五百年枝流繁衍異人間出
得果得辯前後相踵如薪續火可謂盛矣平江
虎丘禪師諱紹隆和州含山縣人生而岐嶷絕
俗九歲謝父母去家依縣之佛慧院又六歲削
髮受具又五歲而束包曳杖飄然有四方之志
首遇長蘆淨照禪師叅心之間景響有得因問
圓悟勤禪師語錄撫卷歎曰真醉生也維未能

洗勝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親聆警歎爾
於是欲訪之復至寶峯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
何是行脚事師露骨示之曰和尚驗看準即打
師約住曰且莫盲枷瞎棒準大咲曰留年餘迺
謁死心於黃龍心問曰是甚麼僧師曰行脚僧
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驢脚馬脚師曰廣南蠻道
甚麼何不高聲道心喜曰却有衲僧氣息師乃
喝退而叅堂度一夏心甚器重之每嘆曰再來
人也死心機鋒橫出諸方吞酸非上上根莫能

當而於師重稱賞衆皆側目已而趨夾山見圓
悟道龍牙山遇泐潭乾之法子密禪師相與甚
厚每研推古今至投合處抵掌軒渠或若伴狂
議者謂今之為仰寒拾也久之辭去遂至夾山
會圓悟移道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豎拳
曰還見麼師曰見圓悟曰頭上安頭師於此有
省圓悟復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
圓悟肯之自此與圓悟形影上下又二十年斧

獲蒙索盡得圓悟之祕師以二親垂白歸寘鄉
郡褒禪山蓋修摩耶忉利故事也繼受請住城
西之開聖寺四衆翕然歸仰建炎之亂盜起淮
上乃南渡宣城士庶素欽師名為結廬銅峯下
適彰教虛席郡守李尚書光延師居之道化益
振四年而遷虎丘時圓悟以時未平泛峽歸蜀
曩之輻湊川奔一持後生望小而趨師每登座
從容示露一味平等隨根所應皆愜真欲故圓
悟之道復大播於東南諸方謂圓悟如在也居

三年感微疾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院事
衆請於郡從之事既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
說是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珍重擲筆坐
逝實紹興六年丙辰歲五月甲午八日乙亥也
建塔於山之陽凡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度
弟子復如等六十人嗚呼佛法有正派有旁枝
曹溪之世衣止不傳雖曰法源入海汪洋大肆
而西土般若多羅識記特在馬駒厥後五宗惟
臨濟一門出馬祖後於今最盛圓悟近代尊宿

宗眼超卓才辯縱橫若麟角獨立而師又深入
其室是可嘉也林謂道德之重不待家論戶曉
而知言白雲即知為端言東山即知為演言虎
丘即知為師也真能壽揚岐光明盛大之傳而
永臨濟於無窮者矣不銘何以詒其後銘曰
於穆初祖一花東土識至馬駒益昭益著派衍
而繁實惟圓悟圓悟得師以馬之馬大坐虎丘
雷動雲驚臨濟中興揚岐再住隻履忽西聿嚴
龕墓有神有天來訶來護咨爾後昆展轉流布

後一百七十四年當大元至大二年歲在己酉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趙孟頫重書正月既望住山第七世孫壽永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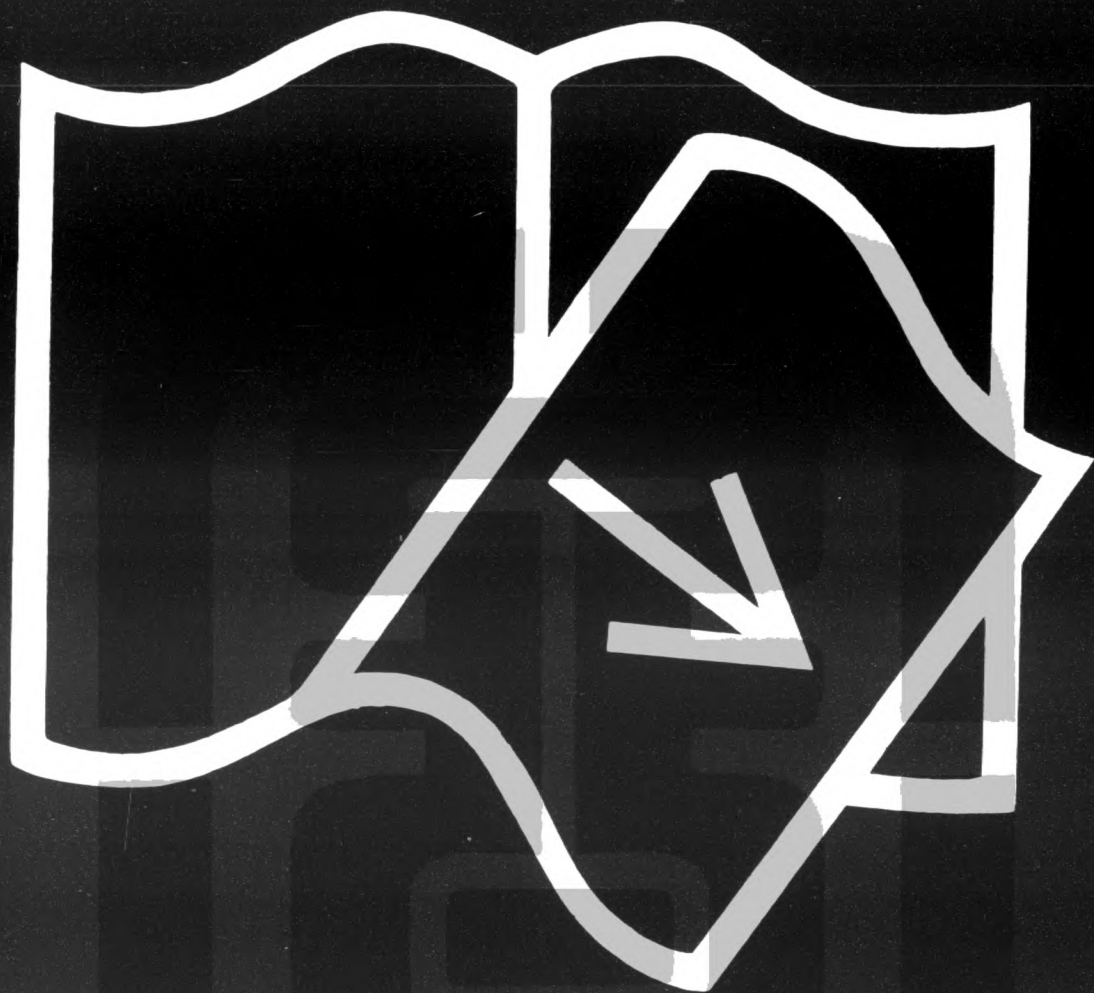
第十代覺印英禪師塔銘

淮泗之上有古塔廟曰普照王自昔常用大浮圖有宿德妙解聲振叢林者為長老以奉香火崇寧二年虛長老之席中都左右浮圖官衆皆以寶寧覺印為言於是傳旨自金陵詔師居之普照據諸夏之咽喉梵所會而摩尼瑤光之名

出耀四裔舟車冠蓋閭巷之人凡道泗往來以齋祓乞靈塔下退造師席而為飯香積談不二皆大歡喜得諸饒益而後去抑嘗聞其徒以謂師在普照屢閱歲平居與男子言不離忠孝與女子言不離慈順與離世異俗學道之士言不離空寂隨其根性利鈍淺深示以方便故人人歸信而師名益高道益廣戶外之履益滿矣蓋菩提一乘嗣達磨本統曩日仰山偉公洞山文公栖賢遷公皆提心印先覺一代見師眉宇即

推法器至是機緣圓熟所遇無作正猶儒家前
輩典刑既存又經題品雖言論風旨初未傳聞
而袖手正容自能悟物者也其所住持如澧陽
之夾山荆南之公安二聖廬阜之羅漢太平之
隱靜與夫保寧普照水西瑤勝平江之福昌雲
巖皆天下名藍勝域又嘗遁跡藥山散策少室
在在處處惟為未度而作舟筏惟為已迷而作
指南所以筌第之在學子與竺乾貝葉並行於
宗門矣師七十二歲五十二臘一日坐堂上鳴

鼓集衆示以滅期告六弟子智通法寧等曰吾
生去住本無後前而我滅後所付囑者護法勤
道無愛軀命而已豈營龕塔具僧供俾勿火其
骨葬于東菴皆委曲自區處徐就沐浴說偈跏
坐如入禪定儵然而逝時政和七年七月十四
日也宣和辛丑通始狀師前躅與門人整宜道
淵來謁銘而余知師為詳師名子英姓懷氏號
覺印錢唐人其母自孕不能茹葷既生質相卓
異不類常見年十五挺然有拔俗之氣從長老



P26

希言出家又五年落髮受具遂往游方得法於
圓通秀公先時師未有省一夕夢白衣大士携
琉璃餅扣以楊枝聲冷々如引絲復注餅水與
飲自言夢中若甘露灌頂下為冰雪凜毛骨而
驚自是豁然乃復見秀秀印可之故嘗謂得吾
法者三曰珣曰白曰英珣白皆行師道惟英異
日行道超師當時或者頗未相然惟汝南周公
秩素深般若以謂頃見師於夾山雲集百餘衆
解夏餘年無一人起者比丘綱維與堂中之士

並其師暇日余過雲巖訪通詣東菴吊師遺像
興懷夙契噫嘻覺印果與其不傳者死乎而林
霏自新山月無恙境猶昔也果不死乎蒲團竹
几濛漫蛛絲而問無應也通曰始銘於是振衣
稽首系以詞曰 我有善知識得佛無上慧廣
開不二門應緣而住世化身諸刹土刹刹皆說
法師說無所說孰問孰與答昔於瑤光前對佛
談此事彼佛為證明雨天曼陀花八部諸鬼神
宰官及居士一切有情衆無一不聽者

惱心如以甘露洒雖聞其音聲而實常默然佛
謂諸佛子各各具正眼顛倒所散遠近覺悟無
有忽然還本原初未有增減譬如遺珠人不悟
我所有求珠而復得便謂我得寶師善提座
然此真實語廣大無邊方為人所歸是門庭
至三道路及津梁種種善方便志以慈悲心如
滿鍾在虞小大扣皆應又如萬穀風了不見作
止大石而草衣莊嚴作佛是皆有為法不能
見吾師算數周沙界譬喻大千是法下劣想

不能見吾師吾師空中雲幻滅宵無跡明明三
界中一燈常徧照我以思惟心謂師難值遇三
匝繞師塔讚嘆復悲涕以我綺語業作銘為懺
悔 開封府司士曹事何安中撰

劍池銘并序

虎丘劍池泉石之奇者也吳地記引秦皇之事
以為詭說考諸舊史則無聞焉矧儒家流不可
語怪目為銘以辨之銘曰

茂苑之側震澤之濶巖巖虎丘沉沉劍池峻不

3
2

一 应 为

P28

可以仰視深不可以下窺我疑乎太極作怪化
工好奇水物設險山峻忌危陷其泉也蓋取諸
坎磔其石也以象乎离艮有止兆蒙無亨期構
此屯難成乎險熾直恐夏后弗能導之豈惟秦
皇而能肇茲蓋其始也一氣發泄兩儀分別爭
融鬪結擊搏而裂斷壁雙揭摩雲不徹翠禿青
殘挫銳而中絕寒流下咽犇山未決雪壅雷收
拗怒而曲折盛東湍瀨呀嵯洞穴鱗翻成窟龍
戰有血匪自人力蓋自天設誰謂一拳登之惟

艱誰謂一勺挹之不竭池實自然劍何妄傳我
欲涉道如池之淵我欲立節如石之堅位以道
取名以節全濡筆池心勒銘山巔破衆惑焉言
余志焉 將仕郎王禹偁撰

新建和靖書院記

祕書丞永嘉曹提舉常平茶鹽事于浙西權斂
散之宜而水旱有儲究阜通之理而公私有裕
又持受輸之平而輸者說申義役之勸而役者
安既田里晏然無留事一日領客登虎丘致

敬于先正和靖先生尹公焯祠下慨然有懷以
為方紹興五六年間中原震蕩南土未安內之
所急者帷幄決勝之謀外所急者奔走禦侮之
力先生惻然一老漂泊蜀中猶一鳧之飛於江
湖何筭而我高宗一聞侍臣之舉求之惟恐不
及慮其出之難既飭宣司具禮以勸行金遽絡
繹于中途虜使肅迎於候館脩門未入而列之
經筵講席未溫而陞至禁後禮貌之隆冠絕當
代我高宗之意夫豈徒我二老歸而周興四皓

未而漢定天命人心之去留固有非人力之能
與者異時經筵密勿志意交孚危微精一之旨
既有以續堯舜禹湯文武六七聖人之傳緝熙
光明之學又有以垂我宋聖子神孫億萬斯年
之式皇乎休哉初先生退自經筵來館於此猶
榜曰三畏齋其持敬不倦如此後以其婿居會
稽迎以就養歿葬其地嘉定中郡守陳君希始
因郡人黃士毅等請即三畏齋之舊繪像建祠
君以為貌像之有嚴雖有慰典刑之仰而佩衿

之益遠寧能無城闕之嗟擬積累之羸略倣
先朝四書院之制立祠築室以舍學者買田收
穀以食之而儲書其中庶履其地必思其人誦
其書必求其旨事方權輿而知府事真定張嗣
古提點刑獄前使者浚儀趙君立夫後使者南
豐曾君頴秀復從旁史之且各捐資以助由是
才不靳直工不靳庸指期而成不愆于素繼自
今朋簪日盍戶履日滿有學聚問辨之益無孤
陋寡聞之蔽斯亦未喪於此有觀焉既成而屬

以記余方病吳人迷於佛相不知返以為曹
君此舉不惟有以光昭我高宗皇帝之聖德抑
有以美教化移風俗不孤使者之職故不辭而
為之書曹公名邇今官朝散大夫余為漫塘叟
劉宰時端平乙未八月中澣真寧張嗣古書

新建尹先生祠記

和靜尹先生寓居平江府虎丘西菴榜曰三畏
齋所題雜錄論語解皆可考所寓即上方也去
之七十有五年郡守直秘閣陳君芾通守太學

博士丁君炳始度菴空地為屋繪先生像祠焉
專前賢勵後學也先生諱焯洛陽人年二十師
伊川程子舉開策士議誅元祐黨人不荅遂棄
舉子業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至詔褒為和靖處
士洛陽陷家殲焉先生死復蘇竄長安山谷中
適豫以禮聘溺水逃去展轉蜀道累年紹興五
年以崇政說書召凡二十辭八年冬始入見除
秘書郎明年遷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每遷輒
辭其冬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詳不已

遂奉外祠即虎丘以居年已七十矣貧無以為
歸也係二年竟沒於會稽之寓舍先生所寓於
世如此蓋嘗考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為虛
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今其
可見者經帷進講門人記錄耳惟即其所寓於
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生之於道卓乎不可
及矣利害者人心之私義理者道心之公公私
之間迭為勝負一取一舍而賢不肖可知也至
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

仁戴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理義
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失輕重萬變日陳
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後游之士皆宗
博俊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察之
審矣顏淵退然如愚而夫子稱之亦曰簞歌陋
巷不改其樂又曰庶乎屢空然則先生者程門
之顏氏歟里巷小人顛冥於利害之塗不足道
學士大夫則知禮義矣臨利害未毛髮許棄其
所守者可嘆也聞先生之風得無小媿有志於

道者亦可以自勉歟二君為是祠有補於名教
大矣故述其躬行之大節以示學者庶幾驗之
於身而得先生之道云嘉定七年六月既望後
學黃榦記

重遷和靖先生祠堂記

平江府虎丘西菴和靖尹公先生祠者嘉定甲
戌今軍器少監丁公煇通守吾邦之所創也而
在山之西北隅後二年貳鄉孟公猷聞有殯在
西階之上甚懼非所以後不祥而致蠲祀之誠

者告于刑獄使者柴公中行乃屬長洲丞趙君
崇侃即上方通幽軒之南闢地而遷焉蓋先生
寓居之所也知府事沈公皞悉資其役為堂三
間西向群山前列環隴近護老木脩竹交闕左
右高明靚深稱祀如昔甫成而柴公以召去王
公泮繼之復葺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格言
五千餘字刊置兩序常平使者吳公格割公田
四丁六畝評住葺者為增葺費孟公以始創遽
遷蓋有以示來者命士毅書之士毅因竊慨念

昔登朱子之門獲聞先生之學嚴於特守之本
在此用力之由其體驗之熟復發主一無適之旨
至講說而不踐行則為虛語問答而少差失則
至誤人與夫未至於磨不磷涅不淄則不可如
聖人之見南子者類皆務於簡實而戒謹恐懼
之意隱然於其間未嘗不三復警省是皆持守
之功也蓋特守則心存心存則其言斯訥其行
斯察有不期然而然者於是深歎夫周程之所
以上續孔孟者至于朱子粲如日星有目咸覩

先後本末區別在前小大精粗各有攸屬學者
於此不患講習之不能明所患因講習之易明
而忘持守之為本爾則嘗推明先生之學以勵
後進今茲祠事仰止遺像如親炙之必求先生
之學而學焉是乃興起之方豈曰小補之哉此
又其所可書之大者遂不復辭既次其畧輒附
所聞如此然自先生來居積七十有五年未有
表其事而出之者而二三年間其役再舉始克
就緒則感夫事之難成而俾終弗壞焉以興起

於無窮者又有待於後之君子也先生居之歲
月出處之大致已詳於黃侯翰之前記是役也
始於四月甲午而訖於六月庚戌實丙午歲云
後學黃士毅記

虎丘山序

顧野王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掌以削成
而稱貴若茲山者高不抗雲深無藏影卑非培
塿淺吳棘林秀壁數尋被蘭杜於苔蘚楮枝千
仞挂藤高與懸蘿曲磴潺湲借篁引狀路若絕

而復通石將頽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矣
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興依永和聲之製志
由興作情以詞宣形言諧於韶夏成文暢於鐘
律絲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豁斐麗之章入
谷忘歸而忽鏗鏘之節故總轡齊鑾競雕蟲於
山水雲合霧集爭歌頌於林泉於時風清邃谷
景麗脩巒蘭佩堪紉胡繩可索林花翻麗乍飄
颺於蘭皋山禽嚶嚶時弄聲於喬木班草班荆
坐礫石之上濯嬰濯足就滄浪之水傾縹緲而
酌昔酒剪綠華而賦新詩肅爾若與三徑齊蹤

猶然似共九成借韻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先王夜宴序

方今內有夔龍車伊以佐百揆外有方叔召虎
以守四海天下之人向枕無事則懸壺以宴朋
友笑歌以展霞月吾愚之職也我是以有今茲
虎丘之會巖巖虎丘真吳西門萃然如香樓金
道自下方而踴鑲丹霞白雲於蓮宮之內會之
日和氣滿谷陽春逼人巖煙掃除肅若有待余
與夫不亂行於鷗鳥樹流霞之盃而群嬉乎其

而復通石將頽而更綴卅巨麗之名山信大矣
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興依永和聲之製志
由興作情以詞宣形言諧於韶夏成文暢於鐘
律諒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韜斐麗之章入
谷忘歸而忽鏗鏘之節故總轡齊瓊鏡雖遊於
山水雲合霧集萃歌頌於林泉於時風清邃谷
景麗脩巒蘭佩堪紉胡繩可索林花翻麗乍飄
颺於蘭皋山禽嚶嚶時弄聲於喬木班草班荆
坐礧石之上濯纓濯足就滄浪之水傾縹緲而
酌昔酒剪綠華而賦新詩肅爾若與三徑齋蹤

猶然似共九成偕韻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先生夜宴序

方今內有瓊龍阜伊以佐百揆外有方叔召虎
以守四海天下之人向枕無事則琴壺以宴朋
友笑歌以展霞月吾輩之職也我是以有今茲
虎丘之會巖巖虎丘真吳西門峯然如香樓金
道自下方而踴鏘丹霞白雲於蓮宮之內會之
日和氣滿谷陽春逼人巖煙掃除肅若有待余
與夫不亂行於鷗鳥樹流霞之盃而群嬉乎其

中笑向碧潭與松石道舊兒能既發賓士醉止
狂歌送酒坐者皆和吳趨敷奏雲去日沒梵天
月白萬里如練松陰依依狀若留客于斯時也
挽雲山為我輩視竹帛如草芥頽然樂極衆慮
皆遣於是奮髯屢舞而歎今夕何夕同者八人
醉罷皆賦以為此山故事獨孤及序

祭幽獨君文

嗚呼萬古丘陵化無再出君是何人能開詩筆
何代而止誰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仙室寂寞

夜臺悲呼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
綠草垂楊黃鶯百轉猿聲斷腸不題姓字寧辨
賢良嗚呼痛哉嘆惜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
青松嶺上峩峩碧山 蘇州觀察使李道昌撰

虎丘唱和題辭

虎丘之景蓋有三絕望山之形不越岡陵而登
之者見層峯削壁勢足千仞一絕也近臨郭郭
直甌起原隰旁無連屬萬景都會西聯穹窿北亘
海虞震湖滄洲雲氣出沒廓然四顧拍掌千里

二絕也。劔池泓渟，澈海浸雲，不盈不虛，終古湛
湛，三絕也。兼是絕景，冠以佛宮寶塔，精廬重樓，
飛閣礚礚，峻嶒梯巖，架壑東南，之勝罕出其右。
故自晉唐至于聖朝，儒先文士，宗工逸客，風什
相繼，皆嘗集錄吳郡詩，得虎丘之作七十餘篇。
其遺落而失傳者，又可勝道哉。左丞河東蒲公
自杭帥郵弭節閭扉，一登此山，坐小吳會，歎賞
不已，形于詠歌。於是樞密豫章章公使君、劉公
通守、王公欣聞嘉製，屬而和之，思與境會，情以

辭宣高義，薄雲霞正聲，合鍾律，足以為海涌之
榮觀。中吳之美實也。長老先禪師喜於見賜，而
懼其失傳，願刊翠珉，以託不朽。使顏李大句，劉
白高風，不專美於是山矣。蒲公又有六詠刻之。
他石云：元祐三年四月，蘇州州學教授朱長文
題并書。

祭圓悟禪師文

浚嗟乎！與師相遇於京師，歎後於閭苑，以無盡
辨發明正，因超卓竒特，真古佛語，反觀吾道，名

異實同歛而藏之身處山林不厭其寂推而用
之轍環海宇不覺其煩是用是藏聊復游戲惟
師知此允契我心師嘗評證道於閱之書室我
侍蜀國老人偕仲兄昭遠日往聽焉今而思之
猶前夕事尚庶幾乎乞骸以歸與師策杖山間
終老其身胡為乎舍我而忽去乎噫嘻尚何言
哉寶鑑淪沒大匠逝亡斯亦佛之徒其有不幸
矣萬里寄文倍增遐想 張浚撰

覺印英禪師贊

有德司契物所不忘畏壘之壤社稷庚桑維
羶行蟻來諸方深山大澤履滿其堂以繪肖貌
垢塵粃糠而姑即此餅水爐香

政和壬辰僕見禪師於涇縣之水西為作此
贊後二年復相遇吳門而禪師方住雲巖一
日其徒惟休過僕索重書因書之四月十七
日宣德郎汝南何安中題

建千佛閣疏

伏以胥臺會府虎阜名山十萬家之華屋相輝

軒車鼎盛數百年之精廬聳峙鍾鼓升聞肆我
先朝建之傑閣列聖奎文於此志聚十方雲集
舍是何觀政厯歲之浸深將振風之可慮倘不
重新於殊勝必將盡廢於前功住山人發廣大
心立脚處具勇猛力未及一載便成大殿崇龕
更結衆緣欲整層甍疊棟仍即小吳軒之地併
崇賢刳佛之居要令跂翼翬飛齊烟霄而輝映
永使琅函瓊笈與天地以綿長必須十五萬緡
錢方可圓成若得千百億化身初無難辦作如

是念諸天三寶默相扶持畢未了因緣賢信士
皆大歡喜共成偉觀切幸芳題

石像大士贊 并序

通州狼山紫衣僧契適於祥符年內因疾日久
藥食無效乃冥心發願願著觀音詩十章以求
加護纔及六章夜夢覩菩薩降蓬廬中慈光燦
人由茲而愈詰旦遂成四章以足之益知大慈
願力應念救苦志誠所懇如谷應聲拱與適公
非故知因雍熙寺廣慈大師光日言其殊勝遂

錄得全旦夕觀之一心踊躍贊嘆菩薩慈悲倍
生恭敬謹率緣刊石於虎丘山石觀音殿流通
勝事或見或聞同生供養時辛酉歲元豐四年
季秋望日姑蘇黃拱

金沙池裏玉蓮馨殿閣堦堦堦盡水精雲化路岐
通萬國風飄舟楫濟群生座粧珪璧霜猶暗衣
綴珠璣月不明若向險途逢八難只勞心念諷
持名

淵智弘慈大辨才端居波上絕纖埃祥光射嚴

千門病甘露傾消萬國災翠柳變成金世界白
蓮涌出玉樓臺我今稽首焚香禮願向人間應
念來

慧炬慈航在世間除昏濟險未嘗閒半擎一穗
青絲柳身倚千層碧玉山聲滿諸天常諷誦功
圓十地絕躋攀終求郢妙雕金相時獻香花禮
粹顏

方珪座壓五雲端脩竹叢邊舞玉鸞施果狝離
蒼岫晚獻珠龍透碧波寒琉璃餅對珊瑚印翡

翠環搖玳瑁冠百寶堦前文石上天人瞻禮

旃檀

水面紅鮮耻絳唇尋常侍從有天神整齊紺髮
雲千縷端麗慈容月一輪素舸欲沉威濟物霜
刀曾斷福霑人世間多少誠心者智燭惟求照
耀身

天花環繞瑞雲隨整救湮淪萬類時貴賤若能
勤行頭死生長得覩容儀狻猊番擲瓊臺角鸚
鵡回翔寶樹枝永劫只將權實化有情皆使入

無為

水精盤躍錦鱗魚閔宇淵沈海岸居秀世竹鳴
金鸞驚鷲觀空波湧玉蟾蜍輕明纓絡垂身後重
疊芙蓉觀足初曾向夢中潛祐我樂人儀表降

蓬廬

寂照慈威化不同聞聲清淨得殊功指光遠射
神龍燭眉彩脩鬢帝釋弓寶器曉凝蘭穗露珠
衣秋響桂枝風信知萬里後人欲何患周遊鬼

國中

宴坐瓊瑤曲密都感通寧肯擇賢愚遍分智慧
燈開暗盡洒清涼雨發枯荷擁夕池鮮五色樹
凝春砌瑩三珠波神天女相隨徒虛白光中美
丈夫

覺源非有等差心物性陶鎔逐淺深昏惑道中
瞻月角辨才門裏聽潮音彩雲輕罩山輝玉花
雨斜飛地湧金終擬龍綃圖畫看供承香火老
東林

伏覩適公詩贊觀世音菩薩果應所懇具

達於前拱不揆淺拙謹吟一章同贊聖德
菩薩慈悲行願深徧游沙界拯枯沉衆生得度
隨形化說法開迷震梵音眉現毫光同率土手
持揚柳攝群心我今稽首虔誠禮願賜慈光與
照臨

裴書蘇文石刻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
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為
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

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長者去之
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
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
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劫
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
天下無事朝廷尊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
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之
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
師亦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

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酌酢事物雖
精鍊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
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
洛西羌首領有溫溪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
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
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
用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
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
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

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為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斯潞公展也大成公自潞師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撈頭公百年子孫千億家千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祇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其訓之 慶元丙辰季冬望裴良傑書

米元暉石刻

釋云縱使百千劫所作應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吾觀苦一切衆生遑遑多造無量大業過日尠能知有善惡之報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而知怖者皆只因衣食不足愛緣迷迫見利忘義遂至于此豈更顧下頭墮地獄中輪迴受苦也哉我勸諸有情莫作諸惡業奉行衆善動靜云為空加深省前人詩云只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總輸僧有一學人 數字云莫怪為僧心不了便教不了也輸僧可謂名言出家

見舍去愛緣總未能超悟上乘視塵世中造業
深者蓋已雲泥也紹興己未三教弟子懶拙翁
書

題名

襄陽米友仁元暉承乏浙西部刺紹興壬戌元
正之三日過虎丘寶刹修設水陸無碍大齋薦
冢婦物故請長老遠公禪師升座舉揚般若子
怒婚蔣時升侍行

南充游似景仁自中朝持劔南東州節道出姑

外宛陵吳淵道夫鄭山表肅恭安恭寧鄒應博
景仁以同舍郎忝西道主飲餞于虎丘遠峯沐
雨幽軒進風古木晝陰野禽春聲鱸尊餐季鷹
之高劔鐔吊闔廬之古棊酣而世慮忘酒竟而
別愁起促駕言歸援豪以識紹定五年四月二
十二日

吳邦獻邀武林吳常甫廣陵孫靜東武傅公
量雲間朱聖與莆陽蔡元長遊虎丘雲巖禪寺
訪炬公長老大禪師遂過西菴閱陸子泉崇寧

改元孟春十九日

平江守孫觀趨召移家過虎丘飯僧向時書板
記遊筆跡宛然獨外舅章龍圖之沒矣為之
出涕時章芟赴尚書外郎與弟莨荷芑蓁菜同
集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蔡熙國偕弟得一得瑞來遊時紹定庚寅七月
望後二日書

石 陳

張端簡紹興戊午清明日同遊

趙崇奭偕黃

德祐乙亥八月二十二日來遊

八月廿八日陪居竹老人觀劍池之勝初一日
復來過元寔皎然二上人而本元藏主亦曾相
與訪蘭江隱君曉岡道人在座語甚直輒能面
折人過大類叅寥時上方主席居中禪師是夕
大風後微雨留宿而去庚子歲九月也郡人周
砥

重九日來尋桓景登高之盟復訪居中長老上
虎丘絕頂望天平靈巖諸峯渺然雲水間披豁
久之下小吳軒臨劍池坐苔石汲水煮日鑄茶

聽黃山人鼓琴作懷古秋風操意思愈脩然同
游者十五人無錫周世忠世衡東平申屠衡開
封俞楨吳陵劉勝蘭陵周砥句吳王謙管周吳
立唐暹延陵徐文矩海昌賈祥鳳山人名本郡
人高啓記諸生張素侍立是歲至正二十年
道光來

王此山盧槩王旂來黻同來元祐八年五月二
日

虎丘雲巖禪寺修造記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
所葬處世傳既葬有白虎之異故名岡阜盤鬱
泉石竒詭蓋有王珣及弟珉之別墅咸和二年
捐為寺始東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為一而名雲
巖者則昉於宋大中祥符間載盧熊郡志如此
始清順尊者主此寺至隆禪師而復振歷世變
故寺屢壞輒屢有興之洪武甲戌寺復燬永樂
初普真主寺始作佛殿寺僧寶林重葺浮圖七

級繼普真者宗南作文殊殿十七年良玠繼宗
南是年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選佛場
又明年作妙莊嚴閣三年落成蓋寺至良玠始
復完所作閣之功最鉅凡三重崇一百尺有奇
廣八十尺有奇深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
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為鈔三
十餘萬貫金不彩繪之費六十餘萬貫又經營
作天王殿以次成良玠杭之海昌人原石其字
前僧錄闡教止菴其師也余聞諸刑部主事陳

亢宗云原石嘗從亢宗遊遂因以求余記其感
余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耆老壯少閑暇
而出遊者必之於此士大夫宴餞賓客亦必之
於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
遊於此也然亦有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
乎當是時王氏父子兄弟寵祿隆盛光榮赫奕
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棄所樂輕若脫屣焉者
豈獨以為福利之貧乎其亦審夫富貴之不可
久處焉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識趨

向高明正大不足以庶幾范希文之為而無所
係累乎外物視李文饒溺情後志下至於草木
之微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
餘年雖屢壞而屢興其飛甍傑構凌切雲漢與
其山川相輝煥稱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
固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瑰瑋
蹕絕刻厲勤篤材智之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
致夫多助之力也瑰瑋蹕絕刻厲勤篤之人其
用意也宏其立志也確有不為為之而孰禦其成

哉嗟乎其若是也使就於世用有不立事建功
而可以裨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慨夫屢見之
於彼而鮮遇於此也永樂二十二年甲辰歲
月朔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廬陵楊士奇撰
翰林院侍讀承德郎華亭沈粲書徵仕郎中書
舍人三山陳登篆額

蘇郡虎丘寺修塔記

虎丘寺有塔凡七級在絕頂故視他塔特高始
建於隋仁壽九年當其掘地築基得舍利一人

聞空中奏樂井之吼者三日虎丘既為蘇之勝地而塔之靈異又若此其來遊者不但欲遂登覽之樂且以致崇信之心焉寺凡屢燬塔固無恙洪武乙亥僧舍不戒於火寺焚延及浮圖永樂初住持法寶重構殿宇而塔則專託寺僧寶林加葺之宣德癸丑火復作于僧舍浮圖又及於灾而加葺於焉住山定公南印慨然歎曰是魔耶數乎不有廢也則何以興人能興其所廢無他在其志之所立何如耳乃率其資所有

粗具材石既而巡撫侍郎周公郡守况公聞南印之有為也即捐已俸首助之郡人爭以財物來施由是材作美者繩墨不加石非堅者龔琢不及經始於正統丁巳之春落成於戊午八月三日露盤初上白鶴數十迴旋塔頂久之乃去舍利之光連夕燭天既闕月復有紅白之光自塔頂出橫亘北斗之下靈異荐彰衆目所覩謂尤盛於塔之初建時也南印又因餘財創構大雄殿丹碧交輝寔與塔稱惟前塔之重建也始

發心於南印而力之所成就者多出於周况二
公之樂施力於此者又因南印字味藥南印號也蓋為
且深有以動之也南印字味藥南印號也蓋為
天界住持蒲室之孫樸菴之子禪派傳自臨濟
歷吳江之普濟湖之天聖蘇之承天住持今為
郡僧綱司都綱僧臘踰七袞矣嘗承

召命較歲典於北京海印賜賚便蕃緇素致榮
艷焉其徒永端斲石於寺求文以識其師重建
是塔之由用示久遠予嘉南印有志於事而竟

乃為書之石云

賜進士行在翰林院修撰承務郎如蘇張益撰

勅賜藏經閣記

欽惟我

朝奄有萬邦聲教所覃地大且遠

列聖相承廟謨迭出爰乃參用真乘勅宣

皇度廣資福利昭薦

國釐故凡神州赤縣必鼎建梵宇增飾莊嚴
復有

詔校脩大藏經典至是事竣頒

勅降經於天下寺之暴著者而蘇之虎丘雲巖
禪寺與焉適忱叨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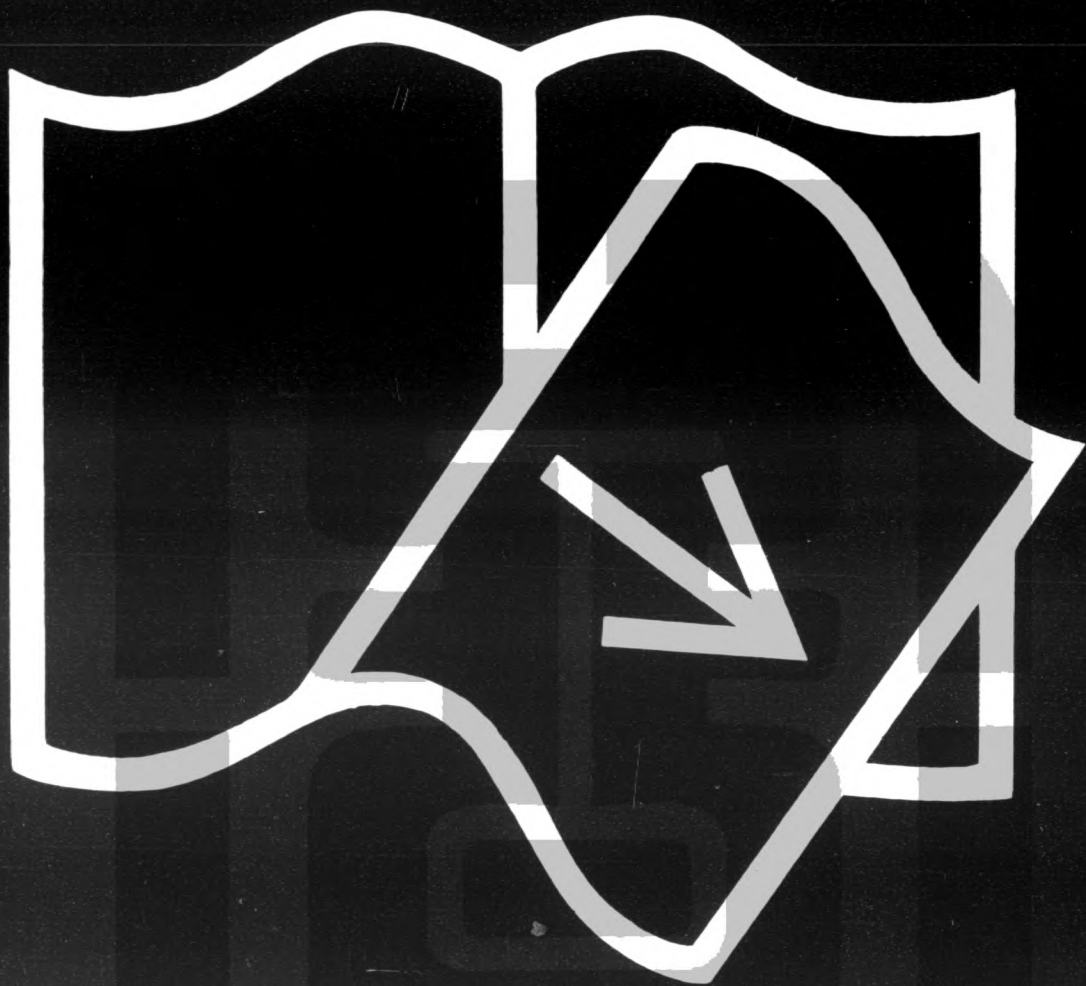
上命巡撫京畿賫勅護送藏典至於其寺當正
統戊辰正月望日也主寺暎師因聚緇衆大
啓寶函同音閱誦忱獲

拜瞻何幸躬逢勝事見其縹帙之整彩燁而光
騰奎畫之妙龍翔而鳳舞猗歟盛哉然則天
章玄文之重奚可不度而珍藏所司以帑廩

之餘度材庀工為層屋五楹高六十五尺廣
九十七尺深如高函以龕置設供以几案彫

繪金碧麗大 全完於是 臣忱謹題曰

勅賜藏經之閣閣後暎師復罄衣橐構一軒以
待往來休息又建香積堂伽藍殿海泉亭相
峙殿塔之左右前後可謂得人矣既而師狀
附遠來江右躋門求識其事於石余已衰老
獲乞骸骨歸田文思凋落曷足以應其求耶
雖然師之勤篤惡能終拒抑予嘗與焉且春



P54

秋之法常事不書今

天恩如此之被佛典如彼之全誠曠世盛典其可不書矣乎第慙拙訥無以昭示後來姑述梗槩以復之師嘗奉

詔內廷校經名熒字照巖林隱其別號也故云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致仕廬陵周忱撰

雲巖雜集志

天全翁自永昌歸吳三載于茲矣閉門却掃非湖山之遊不出出則孤篷短棹飄然徃脩然還

陸列車連衡絕乎莽蒼之野具區之浸自埤而巽匯乎三江極乎雲海之涯垓圯混茫與天無際使人神爽飛越將與造化上下同流而無間者目相與尋勾吳之遺跡弔闔閭之玄宮慕太伯之至德企延陵之高風嗟霸圖之易泯而知有道者之無窮也居士乃倡為四韻之詩鹿冠繼之兩文學繼之愛雲長沙又繼之而翁則旅酬而遍和之於是六人者齊起舉爵以屬翁曰古今人率以菊節登高登高必以詩酒為樂事

然能兼之者鮮矣孟參軍之於龍山有酒無詩
陶徵士之於栗里有詩無酒老杜之於藍田小
杜之於齊山有詩有酒而無屬和之什且彼晉
唐中季人亂日滋其皆不能無憂而我輩幸當
太平之世以時游衍而兼有詩酒賡酬之樂然
則斯集之雅蓋前此所未有也不可以不志翁
乃起而謝曰然哉吾聞君子而有道也其憂以
人其樂以天未聞以詩酒也以詩酒為樂者世
之流連光景者所為耳君子而樂乎詩酒雖時

有之豈其心哉是故居廟堂而憂民處江湖而
憂君以人而然也簞瓢陋巷而樂不改蔬食
水飲而樂在也以天而然也以人者有時而不
樂以天者無往而不樂者夫居士優老而歸慕
賓從宦伊始鹿冠愛雲嘉遯丘園兩文學表儀
鄉校蓋有樂而無憂者顧吾獨以艱直忤時步
難幾危於人而幸全於天其憂以人者不可勝
言矣而樂於天者亦未嘗不泰然而自得也乃
復恭承

先帝 今上之息賜之環命之服優游田里去
危就安時從諸名勝之遊何幸如之何樂如之
夫會飲食者其得味同而飢渴者若加旨焉今
吾從諸君之遊亦猶是已敢不如語志之居士
為玉峯夏仲昭其仕應踐清華以太常卿致政
詔進階二品鹿冠為京兆杜用嘉愛雲為吳興
施堯卿醒菴夫菴皆陳氏故太史怡菴先生之
子仲為孟賢季為孟英長沙為彭城劉廣洋故
大司成假菴先生次子也余則前



